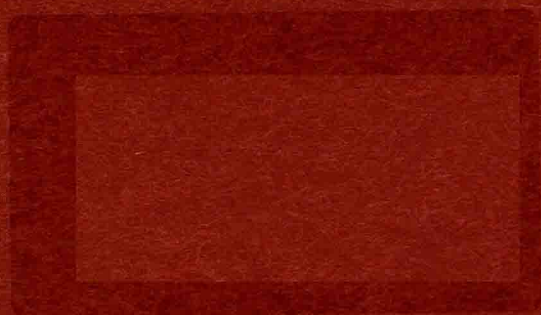


宁静客栈

—英国—高尔斯华绥—著

吴梦宇—译

John Galsworthy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宁静客栈

[英国] 高尔斯华绥 著
吴梦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宁静客栈 / (英) 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著; 吴梦宇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594-0966-9

I. ①宁… II. ①高… ②吴… III. ①散文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2666 号

书 名 宁静客栈

著 者 (英) 高尔斯华绥

译 者 吴梦宇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966-9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001 山上的喜鹊
- 006 浪漫三瞥
- 011 宁静客栈
- 018 剪羊毛
- 023 进化
- 028 雾中驰骋
- 033 游行
- 038 基督教徒
- 045 石间的风
- 050 远房亲戚
- 058 黑暗之母
- 064 品质
- 073 大陪审团——两次会谈一个模式
- 084 逝去
- 089 脱粒
- 093 老地方
- 097 回忆
- 113 幸福
- 117 小说家的讽喻一则
- 129 关于戏剧的老生常谈
- 138 关于定论之沉思
- 144 缺失的教育

150	反思对事物原态的厌恶
154	枯草茎
160	审查制度
170	艺术之遐思
187	寄给康拉德的信
189	给爱德华·加奈特的信 (1902—1914)

山上的喜鹊

那年夏天，那个沙和糙草覆盖的山坡，临着康瓦尔海。我经常躺在山坡上，想要抓住些思绪。当我十分努力思考的时候，我看见他们俩手牵手走了过来。

她穿着蓝色亚麻衣，一头轻飘的蜜色黄发，玲珑小脸上，一双虔诚的双眸，色泽有如她捧至胸前细闻的菊苣花。好一个利落静谧的娇小少女，满含信任地温情向上望着。与她相伴的男孩子，健壮，精力充沛，大约十四岁。他也一样地认真，深邃的双眼忽闪忽闪，俯视着那个女孩，透着奇异的保护欲望。他的声音十分温柔，打破了两个人之间的界限，这正有如蜜蜂采花粉的过程。有那么一两次，这个嘶哑但迷人的声音变得激扬起来，很明显是因为她没有听明白。他似乎会失去耐心，可他知道他不能，因为她是女孩，又比自己小，因为他爱她。

他们就在我下方坐下，开始数着菊苣的花瓣，慢慢地她偎依在他身边，他伸手抱住她。我从没看过这么宁静而甜蜜的爱恋。她，那么信任他；他，那样守护着她。他们就像是——尽管情更深——已一起生活多年的夫妻的缩影，那般冷静，但仍然能温情脉脉地凝视彼此，好像热情从没存在也不存在削减。

我久久坐在那里，看着他们安静地交融，相互依偎着，时而说说，时而笑笑，却从未吻过一次。他们貌似并不羞于吻，好像只因爱得太深，顾不上亲热。她的头慢慢滑落，落在他肩上，睡意扣上了她那双菊苣色的双眼。为了不吵醒她，他是多么小心翼翼呀，我看他臂膀都僵了。他一直坐在那里，乖乖搂着她，我都不忍看他一动不动的肩。现在，他小心地抽出自己的胳膊，把她的头平放在草地上，然后身体向前倾着不知在凝视什么。就在他们前面有一只喜鹊，在一根荆棘树的断枝上稳稳立着。这只鸟儿，焦躁不安，披着黑夜和白天的色彩，发出奇异的声音，扇动着一对翅膀，好似在寻求关注。它忽而从残枝上飞起，绕着荆棘树飞了两圈，那般婀娜，那般轻盈，然后又飞了几步远。男孩站了起来，看看他娇小的伴侣，再看看那只鸟后，他轻轻迈开步子向它走去。那只喜鹊又啁鸣一声，滑落到又一棵荆棘上。男孩踉跄了一下——鸟儿接着飞起来，忽地飞下山坡。我看到男孩跑了起来，便迅速起身跑着跟上去。

我到达山顶的时候，看到那只黑白相间的鸟儿飞到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里。那男孩发丝后飘，仓促冲下坡，到山脚后就消失在山谷里了。我也跟着跑下山去。鉴于是在偷窥，不能被那只鸟也不能被那男孩看到，我便小心翼翼地在树间穿行，到了一个池塘边，凭着零星的阳光可以看到周围环绕着浓密的柳树、桦树，还有野生榛树。水的上空，悬着一个枝蔓秋千，上面栖息的不是那只黑白色的鸟，而是一个一头乌发的豆蔻少女，晃动着两条光光的棕色的腿。一池金光粼粼的黑水，池边落叶覆盖，男孩慢慢俯身蹲下，满心满

意地仰视着她。她刚好荡开去，想抓也抓不住，她低头看着池水对岸的男孩。棕色的肌肤，闪亮的双眸侧眼看着，她究竟年方几何呢？难道她是这山谷的精灵？这个精灵般的女子，在这儿荡着秋千，与树枝和一池黑水缠绕不离，身披一件润泽十分的桦树叶连衣裙。她的脸庞那么奇特，狂野到几近邪恶，却十分温柔，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将视线从她脸上移开。她裸露的脚趾头刚好碰到了池水，挑起几滴水落在男孩脸上。

他所有的安静和坚定都逝去，看上去如她一样地狂野。他伸出双手，企图抓住她的脚。我很想朝他呼唤，“回来，孩子，回来吧！”但却无能为力。她那双精灵似的眼教我屏息无言，他们沉浸在狂野的柔情里，深深不能自拔。

我的心突然停止颤动，因为男孩滑到水里了，在她脚下的深水里苦苦挣扎。他望着她——毫无畏惧，而是热烈地渴望，无法自拔；而她的眼神，多么得意，多么欢乐！

他抓住了她的脚，抓得紧紧的，往上爬；她俯下身去，去拉浑身湿透的他，在秋千上紧紧抓住他。

我终于舒了口气。一缕橙色的阳光透过重重遮掩的雾，散出耀眼光芒，洒在池水之上荡着秋千的他俩身上。他们双唇慢慢靠近，情深似海，你依我依，眼里盛满令人窒息的激情！他们接吻了！我周围的池子、树叶，还有空气都突然开始旋转和融化——我看不清了！他们的脸又慢慢清晰地呈现出来了，隔了多久，我不知道。他的脸，那张宁静的男孩脸——从她身上转离开来，他在听些什么。在婆娑的树叶上方，一阵哭泣声从山坡上传来。他听的就是这个

声音。

就在我的注视之下，他从她的双臂里滑落下去，掉回池水里，开始挣扎着回到岸上。那时，她狂野的脸上挂着无尽的悲伤和渴望！但她没有恸哭，也没有把他拉上去。那颗高贵的精灵之心，只能接受来者，而不能接受去者。像树枝和池水一样无动于衷的她，就这样看着他抛弃自己。

男孩慢慢到了岸上，躺在那里，气喘吁吁。那个从山上传来的孤独的哭泣声一直萦绕在耳边。

他躺着，听着那声音，又看看那双狂野而悲伤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他再一次回到了水边，但内心的火苗已经熄灭，无力地垂着双手，那张年轻的面孔写满了迷惑。

安静而幽暗的池塘、池边的树丛、她怅然若失的双眼，还有我的心，都在等待着。山上依旧传来那个娇小的美丽少女寂寞的泣声。

男孩拖着步子，缓缓走着，跌跌撞撞，视线模糊不堪，一次又一次回头望去，在树丛间摸索着，朝那哭声而去。被遗弃的幽暗精灵，双手抱着自己轻盈的身体，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不忍移目。

我也蹑手蹑脚地离开了，立于外面苍白的夜色中，回头瞥了一眼小山谷。幽深树荫中已见不着她的身影了，只有只喜鹊围着那情感的牢笼挥着黄昏的翅膀一圈一圈飞着，在密叶间、在黑水上空穿梭恸哭。

我转过头来，不住地跑着，直到翻过山峰，看到那男孩和那个娇小而安静的美少女，重新一起坐在蓝天下开阔的山坡上。她泪痕

重重的脸依在他的肩上，嘴上说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拥她在怀里，视线跳过她，仿佛看着其他什么东西。

于是我躺下来，听着他们安静的交谈，看着那两个安静的小人儿，直到我醒来才发现这个讲述圣洁而世俗之爱的小小寓言故事原来是在梦里。我从梦境回到理智，却分不清孰是孰非。

浪漫三瞥

那个新年的清晨，我拉开窗帘，天还很黑，却尚能看见黑色的水面上闪着极微弱的粼粼红光。河流遥远的另一岸正赋在温柔的黄昏里，下方朦胧的树丛纹丝不动，也没有水波啾啾的声音。那时，我看到了她，乘着潮汐翩跹而至——这只小巧的船儿，似欢乐的灵魂，在我下方穿行而过。她的到来，为这世间罕有，结束了旅途，收起了她航行的帆翼，闭上了她明亮的灯笼眼。她这样悄悄闯进这片未知的领地，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喜。我多么希望她不要离开，就在那下方滑行，带着她的黑绳，她明亮的灯笼，还有她神秘的欢乐，像这样从一片神奇的大海中来，这样我心里便会洋溢幸福的感觉。要是她不会转而静止不动该多好，这个来自未知之境的来客，这只神圣的鸟儿，下垂的羽衣若隐若现，讲述她深入人迹罕至之地的传奇故事。我若是能一直如此刻一样欣喜万分该多好，这喜悦我看不见也摸不清缘由，却还紧紧依偎于我身旁，它的双唇吻着我的脸颊。想着她于冷光之中搁浅，不禁觉得像是当着幸福的面狠狠摔门一般。就在那时，她敲响了她的铃儿，银铃的柔声飘向

她前方，四处飘散，飘至一片阒静中，去追寻回音。可是没有回音，仿佛是害怕打破她翩跹而至的魅力，怕擦掉她帆翼上大海留下的露珠。而在我心里却开始活着一首所有未知之物的曲子，这曲调宛然绵长，教人心醉神迷，像是有人抚弄过金色的细弦，似一场热忱的梦却逝去得太快。知晓秘密的风之歌望着浓密的森林和空旷的大海，拂过众人之脸，在片片草林里能听到这风所观所感的歌声。这是一首自我生来却从没听过的生命之歌，是我可能不会体验的各种爱汇集而成的歌声，这歌声唱来似乎是教我大胆去体验。突然，我意识到我不能忍受我这载梦的小舟变得坚硬变成灰色，不能忍受她明亮的灯笼淹没在无情的日光下，不能忍受她黑色的缰绳会顿失柔情，变得细长而紧绷，亦不能忍受见她卷起的如海般苍苍的帆，她不再散发迷人的气息。我放下帘子，转身离开。

二

月亮怎么了？她满脸羞涩，遮遮掩掩，在黄昏前偷偷溜了出来，呼吸天的气息，怯怯地穿梭在云柱间，在太阳的凝视下逃窜着。当黄昏降临，她就会携着冰冷的魅力和质朴，掌管这有知有觉的夜——她将退去何处，又将如何退去呢？

某日早上，我碰到她了——吓了她一跳！她正偷偷钻进暗暗的寒冷的林子里，五颗小星在她身后追逐着。她披着橘色的罩衣，被遗忘的爱之色，坦然且精力旺盛，包容万物。她那双杏眼，越过乳白色的肩，回头望着她带来的黑夜，他还沉沉睡着。这一眼多么奇

怪，多么冷清，多么虚情！阿佛罗狄忒自己也会如此回头望着某个教她心烦的爱人，曾记否，他的第一个拥抱热情四射。这个难以愉悦的妖姬，笑意盈盈，潜到世界的边缘，沐浴晨曦那甜蜜的水波。太阳初升时，有如莲花般洁净，这时她会漂浮于凉爽的天空中等待着夜的再次降临！那时，她发现了我正看着她，便躲在一株橡树后边，可我仍能看见她一只生辉的肩膀，还有她那双细长的双眼正寻觅着我。我走到树边，扒开暗淡的树枝，想抓住她，可她又溜到了另一棵橡树后。我呼喊着她站住，哪怕只是一下下。她笑了笑，继续四处逃窜，我冲进露水湿重的树丛，越过倒地的树干，追逐着。我的脚步惊扰了腐烂的树叶，它们散发的气味纷纷跳入黑暗中，鸟儿们也惊吓到了，纷纷振翅飞离。我依旧追逐着，她已溜进树丛的深深处，还时而回头看看我。我想着：无论如何我都要抓住你，你这永劫不复的仙子！马上就要出树林了，你就找不到掩护了！我的眼睛没有一刻离开过她的双眸和她飞翔的肢体散发的微光，哪怕是因不顾一切地匆忙追逐而磕磕碰碰或是撞到树干上。每到一块空地上，我就会一阵狂奔，一心想着要趁她穿过空地前见得她的全貌，但她总能找到一两株低矮的树，或是白桦树的幼苗丛，抑或是隔壁树丛的顶处，来遮挡她飞行的身体，以保持那份魅惑。她一直往下潜，潜到世界的边缘去。我绊倒在地，起来时发现她居然为我而流连，我看到她那双细长的眼睛好像满含同情，似乎她想要我注视着它。我站着一动不动，气喘吁吁，心想她终于妥协了。可她向后扬起一只乳白色的手臂，划过空中，叹了一口气就消失了。她一声叹气，映着晨曦的桦树枝摇摆了起来。我久久立于树丛

中，凝视着她跳跃离我去世界边缘的地方——我的心颤抖着。

三

冬天的一个早晨，天大亮的时候，我们登上了河口的一艘轮船。太阳飞着驱散着小块小块的白云，就像是一只鹰在驱赶白鸽一样。它们残破的羽衣上缀着点点金光，在它的面前碎步疾走。空中还有点雾，轻烟似的薄雾紧紧弥漫着整片芦苇，模糊了湖岸的形态，我们像是行驶在无边的水面上，除了有时碰到一丛树林将头伸出雾霾，然后立马又回到一片白茫茫中。

雾气十分厚重，我们好像是绕了个弯，然后就突然不知撞见了什么——它浑身雪白，正在行动中，像是发疯的雾，不耐烦地低语着。仿佛我们刚从一个鬼魂身边经过——这片水域和两岸所有生灵的魂魄，我们仿佛脱离了现实，在生气十足的幻境中游行。

一个奇妙的想法蹦了出来：我已辞世。我的魂魄正在荒野里游历，与诸多灵魂身处最后的荒野——身着覆盖着大地的魂之袍，茫然迷失。在这片白色的低语中，好像有百万多只小手伸向我，百万多种呢喃声，百万多双感伤的眼。我倒是一无所畏惧，只是有股不同寻常的狂热，感觉自己迷失了，成了这里的一部分，我的手、我的声音和我的双眼都离开了我的身体，在四处求索，怪异地盯着远方，真是荒诞至极。我不再是轮船上的那个人，而是这有知有觉的幽灵中的一部分。我也没有感觉沮丧，仿佛我就仅仅是这个贝都因人的游魂。

我们又经过了这片凝重的雾气，所有神秘的感觉都消失了，只留下想要弄明白我们究竟经过了什么的好奇。可那时太阳猝不及防地热情四溢，我们看到身后成千上万只海鸥在空中滑翔盘旋，它们的翅膀不时掠过水面，为这阳光和水汽深深迷惑。仅此而已。我们行船经过的这支呼啸着白色翅膀的军团，于我而言，绝不可能就仅仅是一群海鸥，决不仅仅是太阳的光芒为他们露水重重的羽翼镀上闪闪的金，那是我曾游思的成果，是浪漫的魔力。

宁静客栈

一日下午，天很蓝，却焦灼难耐，奥德修斯旅途中的那个海岸上，松树、杜松、柏树还有橄榄树簇簇丛生。就在丛树间我们看到了一间粉红色的房子，门牌上写着：宁静客栈。一番深思后，我们断然决定在此逗留，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店名，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不抱希望能在这海浪之上羊群来往穿梭的草丛间找到住处。这间意大利旅店透露着我们熟悉的简单风格，但也不乏某种气场转变的痕迹，就看看那橄榄树丛，绵延至门前，形成了一条木桩走廊，还有用两棵幼柏雕成的雄鸡和雌鸡各一只。留声机的歌声在空中悠扬，好似高高在上、见多识广之人的嗓音。我们正沉浸在一片欣羡中，慢慢嗅到一股浓厚的雪茄味。没错——我们看见一位绅士，立于木桩走廊里，头戴商贩常戴的常礼帽，一身浅棕色，系着粉红的领带，脚着一双鲜黄鲜黄的靴子。他的头圆圆实实，双颊圆润而有光泽，黑色胡须之下的双唇红润而饱满。他正透过他那半睁的厚重眼睑盯着我们。

意识到他就是这高高在上、见多识广之客栈的业主，我们便贸然前去相询。

“日安！”他用不太灵光的英语说道，“我会讲英语，到过美

国的。”

“你这个地方真漂亮。”

他匆匆扫了走廊一眼，吐出一长串的烟，然后带着一副外语通的神气模样转向我的同伴（一位优雅的女士），笑着说：

“就是太宁静了！”

“名副其实呀，你这个旅店的名字不正意味着——”

“我会改掉的——不久它就叫英美客栈。”

“啊！是啊，您真能与时俱进。”

他闭上一只眼睛，咧嘴冲着我们笑。

几句赞赏之后，我们就打招呼辞行了。到了悬崖边，我们躺了下来，身下铺满了百里香和树叶的碎末。所有婉转吟唱的小鸟都被猎杀烹作美食，所以除了趁着微微南风涌动的波涛声之外，一片阒静。恣意的波涛向大地伸出雪白的臂膀，竭尽全力飞奔逃离死一般沉寂的大海。他们的发丝漂浮在裸肩之后，在阳光下一片惨白。如果空中没有声音，那就会洋溢着气味——树脂，还有草本，还有远处燃烧的香木交织散发出宜人清新的味道。如丝绸般洒下的道道金光，穿过橄榄树和伞状松树，触及肌肤，教人暖意十足。硕大的酒红色紫罗兰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田园诗人忒俄克里托斯也曾躺在这样的悬崖之上，编些曲儿；奥德修斯应该也曾打这神奇的海上走过，此刻我们感觉到牧神定也从石头后探出他的头来了。

我们那戴着常礼帽的朋友居然就生活在牧神潘居所的不远处，杜鹃小飞一程便可到达，想来似乎有些教人讶异。你也许已忘记，但凭着感觉还是能回忆起一位布尔老者说过：“天啦，不带枪出去，